

行發社版出摘文活讀

論中國各黨派

CHINA



267600

21
576.2
8002

書叢摘文者讀

論中國各黨派

慈生著

讀者文摘出版社印行

論中國各黨派

讀者文摘 叢書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每冊實價壹千元

(外埠另加郵費)

著者 慈生

發行人 張泉生

主編 婁子倫

出版者 讀者文摘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六五〇號

寫在『論中國各黨派』之前

如衆所週知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最基本的不同點：一個是帝國主義相互間的爭霸之戰，一個是世界民主勢力清算法西斯蒂的正義之戰。這一個基本的不同點決定了戰勝威廉德國後的世界與戰勝軸心後的世界是如何地不同！

可是人類的悲劇永遠在重演，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局一樣，第二次世界大戰並沒有替人類贏得了和平。

然而五十年代畢竟是五十年代，今天的世界畢竟不是二十年代的世界，帝國主義相互間的矛盾曾經造成了第一次大戰後的擾攘，而今天的世界卻由於另一種對立的因素感到不安，這種的因素便是帝國主義與民主勢力的矛盾。

明白了這一不同點，我們就把握住解決今日世界問題的基本性質的關鍵。

今天，一切進步人類全力以赴的課題，就是爭取政治民主經濟民主與國際民主的實現。民主！民主！已成爲了人類一切進步的原

動力的象徵

在全世界人類爭取民主的偉大鬥爭中，不容否認的，中國人民在這偉大戰鬥中有過光輝的紀錄；特別是中國的各黨各派，儘管各有各的主義，各有各的政綱，各有各的作法，孰是孰非，孰優孰劣，見仁見智，各有千秋，但殊途同歸，彼此都是爲了實現一個民主中國而奮鬥的。

我們從世界看中國，再從中國看世界，確信中國必然要步入一個真正的民主時代！我們欣幸能把慧生先生的論文結集問世，並作爲明日民主中國的獻禮！

張泉生於上海讀者文摘出版社 三十五年十二月一日

論中國各黨派 目錄

慈 生 著

論中國國民黨·····	(一)
論中國共產黨·····	(一〇)
論中國民主同盟·····	(二一)
論中國青年黨·····	(二八)
論中國國家社會黨 (中國民主社會黨的前身)·····	(三六)
論中國農工民主黨·····	(四五)
論民主建國會及其他·····	(五四)

論中國國民黨

國民黨的榮績

近幾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在一種特定的意義上言之——以黨治國，一黨專政——我們似可不妨名之爲近幾十年來的中國國民黨活動史。一般從前清活到今天的老年人，親經史頁所揭示的悲壯故事，目擊這一開國元勳與主角在東亞的一角，一手掀動中國甚至整個世界大局，波雲詭譎，柳暗花明，目搖心落，驚喜交集，許多說不盡的感想。的確，國民黨在中國的近代史上，其地位實在太重要了。

當民國尚未建立時代，孫中山先生領導一般志士，前仆後繼，爭取推翻帝制的目標，以有限力量，憑磅礴的勇氣，結果竟底於成功，無論誰，悉引爲該黨無上的榮譽。這實在是黨的先天優點。就是在民國建立以後，黨的力量，有趨於渙散的危險，但自中山先生逝世後，復有青年的蔣中正先生出而力荷大局，時於風狂 危的苦海之中，安抵彼岸；而南北軍閥的打倒，地方割據勢力的消滅，江西匪禍的肅清，不平等條約的廢除，日本強盜的打垮，幾件驚天動地的大事業，亦無不成於該黨之手，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亦可謂由該黨主要地促成

民主陣線的勝利，亦不爲過，其魄力之大，智謀之深，收穫之豐，是當今中國各政黨所望塵莫及的。

不幸，國民黨雖有如此光芒四射的榮績，而在輿情方面，却是毀譽參半。特別，當抗戰時代，該黨高舉復興民族的大纛，領導全國，力抗暴敵，聲威至隆；但在另一方面，却又沸騰着對該黨的無情攻訐。就是在今天，該黨已以椽筆爲中國歷史寫上燦爛的勝利一頁，亦未能將四起的鼓噪稍事抑低。

一黨專政的是非觀

對國民黨歷來的攻訐，大體言之，集中於該黨一黨統治的一點。他們很有理由的說：由於一黨專政，所以要防制異黨，統制思想，束縛言論。也由於一黨專政，所以不貪於「民主」，要延長訓政，拖延憲政。現在，雖說要提早實行憲政了，但一般對國民黨抱有成見的人們，又對其有借實行憲政之名，行該黨統治之實的疑慮。因此要求國民黨結束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的呼聲，響徹雲霄。

不過，客觀地說，一黨專政，在某一時期仍不失爲一過渡的辦法，而且亦由於環境所造成。中國，是一積弱的中國，是一愚貧的中國，而又處於以農村經濟爲生產本位，全國又乏

嚴密及健全組織的中國。國民黨推翻帝制後，在短短幾十年內。使中國澈底改觀，登富強之域，固然不易，但欲以漸進的方式順利地達到此一目的，必須先求國內的安定，而以軍令政令的統一，意志力量的集中，為實現的手段。所不幸的，是世情變幻，國情複雜，人情又錯綜，帝國主義者、軍閥、政客、陰謀家、匪徒，各種各樣的派系，千奇百怪的思想……交架在此一前進的途上。若說開放政權，與各黨派同舟共濟，共謀國是吧，事實證明，又多有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遺恨，因而在這種種情形下，以一黨專政來貫徹其目的，自可成立為一堅固的理論。共產黨在事實上不是在其所謂解放區內一黨專政？並且在其理論上有無產階級專政的麼？

蘇聯，就是一黨專政的國家，但我們不聞其國內有反對之者，從而可知：問題不在於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主要地是在其並未完全實行三民主義。國民黨因未完全做到三民主義，遂致有種種不滿的批評者，就是因為三民主義為全國接受為抗戰建國的最高原則之故。三民主義又不是法西斯主義，誠能使中國三民主義化了，不但不反民主，而且有充分的民主。

主義實行的不澈底

可惜，國民黨雖然政權在握，施行黨治，却並沒有切實做到三民主義。國民黨並不是沒

有此一雄圖，然而却失敗了。事實擺在面前，人人可見，似不必詞費。甚至國民黨是公開存在的，天天與人民相見，可是直到今天，除了較有知識的民衆以外，大體上，一般人還只知道有所謂黨部，却不知有國民黨；只知道有蔣委員長，却不知有蔣總裁；只知道有鄉長、區長、縣長，而形成一「政府」的概念，而不知國民黨是以黨治國的執政黨。國民黨又以黨義列爲教育課程及考試科目之一，（這也是爲人反對的一點），但作爲基層的廣泛民衆，並不理解三民主義。

但這並不是說三民主義並未爲大多數人所信仰，因而是一個要不得的主義，相反的，它仍爲中國的最正統、最有價值，且爲大多數的知識份子及較有知識的民衆所服膺的主義。其所以致此，實由於黨有鐵肩負起抗戰等的大事，而無切實堅苦精神及有效辦法在民間發生黨化作用。其故，由於黨的宣傳與主義的闡揚工作不夠，最重要的還是黨的幹部的作用不夠。

這是黨在執政，勢力鞏固，歲月蹉跎，有以害了他。這是國民黨本身最大的危機。我們敢以善意的坦白的直陳：不容諱言，國民黨有不少幹部，較大者爲老闖化，較小者爲伙計化。競選委員，在競選者不免有提高或保持其個人地位、或藉此以得一官半職及名利雙收的企圖。在投票者，或格於情面，或立於派系，因而所投者亦不完全是信仰的一票。而一個黨部

之中，或爲派系的調和，或爲派系的獨霸，以致在人事方面，使黨部對內爲祠堂化，在作風方面，對外爲衙門化。組織是公事化的，民運是官僚化的，宣傳則又八股化的。雖擁有大量黨員，每一區分部開會，可以常常流產，形同虛設。雖有團黨，亦不切實控制，有效運用，或自動發揮效能。祕密活動時代的革命精神，已燼颺冰渙，很少保存。開天窗，說亮話，他們並不是在爲黨，而是在利用黨。

在政治上的表現

黨的本身如此，黨在政治上所表現的又怎樣呢？這尤其重要。國民黨本身的振作與否，由於其當政，自然地對政治有了決定。但除了黨員或愛護國民黨的以外，重視政治，尤過於重視黨。因此，對國民黨紛致責難者，主要地還在於政治之不能清明。我們可以稱國民黨歷來破壞多於建設，但破壞的另一面，實又爲建設的開始。我們又可以譏國民黨的建設並無實效，但民窮世亂，實亦力不從心。我們對國民黨若干的攻擊，同時也有若干理由，可以爲他解釋。但無論怎樣解釋，其最不能爲人諒解的，厥惟政治上的混沌。中國人是最自私的，又最保守的，他們又最重現實的利益。現實利益即使不增加，也要求保留，保留不可，他們却又懷戀過去，津津樂道其過去的美滿；或幻想將來，孳孳尋求其空中樓閣的未來美夢。當戰

時，人們都咬緊牙關，收治上所給予的不幸，一切曲爲解釋，寄與戰後的改善。不幸此種美夢在勝利後所發展的現實，却是每況愈下，日益加甚，因而失望的情緒，也分外加強。——接收舞弊，貪污流行，捐稅重重，物價飛漲，失業增多，工潮迭起，待遇不公，……似有陷於黑暗時代的危險。而上令不能下行，下情不能上達，形成一束手無策的紛擾局面，對國民黨有極深的愛護之情者，至此也不能不對其有所微詞。

關於此，其咎不在於國民黨的主義或政策，亦不在於政治組織之有欠健全，問題的癥結，是人事的驕橫、庸劣與顛預，是執行部份之偷巧、走樣與變質。這是一個很嚴重的病症。這病症的細菌，發育於戰時，到戰後更滋長，而傳染到廣大的官吏們身上，殆有燎原之勢。自然，政府對此亦在力謀救治的辦法，而人民仍胸抱懷疑者，就因過去有不少事實，和今日愈惡化的現狀，已作不容動搖的證明，而使人有了最危險的且又最堪嘆惋的成見。成見之來，出於當政者之拖宕敷衍，掩飾實情，口惠而實不至，並又以幽默的理由，推諉責任。當戰時失利後退時，不作坦白的報導，必曰「保持元氣」，「轉進陣地」；或曰「誘敵深入」，「予敵以更大打擊」。統債照票面還本，以今日一頓客飯之價，還戰前百担白米之本，是明明有還債之名，行賴債之實，但又云統債照票面還本，爲已定國策，並云政府不能助上投機風氣，投機者因此亦可得一教訓，甚至公債黑市，報上日有登載，亦謂政府並無所知。今日的

財政經濟，改革不容再緩，記者以此提詢宋子文先生，答曰：「你有好辦法，我很願意接受。」語氣既乾脆，且又乾淨。行總署長蔣廷黻由行政當局命其辭職，而傅斯年氏曾親聞宋子文說：「蔣廷黻不懂做買賣。」這便是蔣氏之所以不能不辭職的一部份原因。而一個行政院長，却儼然有大腹賈的口吻。吸煙的人尚且可以槍決，何以出賣國家民族罪大惡極的陳逆璧君，反而判處無期徒刑？立法院監察院調整各地公務人員待遇的建議，曾為行政院所拒絕，理由是國庫支出不敷，收支懸差太鉅。但當時政院所作的調整，不但並沒有使公務人員生活得到改善，像昆明等地其底薪在一百元以下反較以前減少了。我們可以原諒政府的困難，但絕對不能原諒政府乖張的措施。如此種種，不是使人失望悲觀，並且啼笑不得麼？

正因爲此，所以有結束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的要求了。此種呼聲，起於民間，主要是發動於在野的黨派，不是沒有原因的。自然，若干黨派，原也不過在混水摸魚，原也不過借民主之名，施其滅弱政府威信，充分證明政府無能，遂其政治陰謀之計，但不論怎樣，人民是純潔的，國民黨應該毅然負責。

賢明的決策

但雖然如此，國民黨仍不愧爲一有光榮歷史，偉大建樹的大政黨。他的優點，並不能遮

掩他的缺點，而他的缺點，亦不能抹煞其優點。黨有良好的主義，更有特出的英才領袖蔣介石先生。他，不單是黨的領袖，且為全國的領袖，亦為世界之一內偉大領袖，其崇高的人格、堅毅的精神、英明的才幹、及所得信仰之廣大，在中國各黨各派中，找不出一個可以頡頏的人物。他的望治之心，是人無間言的。自蔣先生以次，黨的若干領袖，亦不僅為黨員，且為一般人所愛戴的。黨有優秀的傳統，此種傳統，雖有被阻斷之虞，而於紛擾幽鬱的氣氛中，一旦很快地覺醒，仍有被保持及發揮之望，所以革新的運動，在黨內也展開了。特別，我們要指出一點，黨在具體的表現上，固然有不少失人之望，但就整個黨的抽象動機上，無人懷疑它的求治之心。而國民黨既有此心，復有順潮流、識大勢、顧大體的聰明，所以憲政要提早實行了，黨派算是公開合法存在活動了，言論思想結社算是自由了，一切結束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的措施，相信已作有效的實行。凡此種種，我們仍可說國民黨的政府，還算得是一個賢明的政府。

我們說國民黨有甚切的求治之心，並且說，國民黨的政府還算得是一個賢明的政府，尤有重要的事實證明：國民政府為中國政治的中心，是誰都承認的，而戰後中國之需要和平安定，人民需要安養生息，亦為一致公論。一如我們上面所說：必需以政令軍令的統一，意志力量的集中為手段，才可使中國國內安定，和平建設，登富強之域。不幸，中共在勝利以後

，大肆破壞，以今日國軍的實力而論，不管中共能得外援若干，也不管中共的武裝如何雄厚，儘足一舉蕩平（雖然問題依然存在），然而政府一再讓步，一再停戰，一再謀取政治的和平解決，其苦心孤詣，亦無非免使生民塗炭，免使中國崩潰吧了。中共是最會宣傳的，就其宣傳而觀，中共的領袖均爲完人，黨則無一不善，而且真正是愛國救民的，但以政府之委曲求全，中共之缺乏誠意兩相對照起來，國民黨不是又較中共強得多了麼？

我們的祈望

因此，國民黨與政府雖有不滿意處，仍爲今日中國政治上的正統。國民黨具有偉大的主義，正確的政綱，賢明的領袖，普遍的組織和千百萬的黨員團員，不愧爲一中國革命之中心力量，但特別重要的，尤在黨能本過去的革命精神，發揮優秀的傳統，向自強日新之途邁進，誠能如此，始可以領導各黨各派實現三民主義的新中國，就是還政於民後，與各黨派競爭，亦不致岌岌可危，我們論列至此，對國民黨實寄與熱烈的厚望。

論中國共產黨

中共的產生與存在

論今日中國的大政黨，除國民黨外，當推共產黨。而今日中國的政治糾紛，雖參有不少脚色，實際上則亦不過為國共兩黨的糾紛。他倆在政治舞臺上，可以說是一對生死冤家，雖經過國共合作及共同抗戰這兩個喜劇性的場面，但同床異夢，勃發不絕，無時無刻不在作尖銳的抗衡，終於在短短幾十年的民國史上，却給他倆塗上一大半血淋淋的故事。

就片面的理論簡單言之，共產主義不適合於中國，中共在中國沒有存在的客觀條件。這話，凡聽過國民黨所宣傳的，應該都明白了。可是，中共是否因此而確告消滅了呢？相反，它之存在仍為鐵的事實，自有人信仰它，參加它，到現在，反寢寢乎有取國民黨而代之的雄圖，它能否達到此一目的，可不具論，但它之存在，應該為我們所承認。國民黨有時專作高調，把事實反而視若無睹，這是不聰明的，因此，人們有時對現實感到苦悶，而興起反感，以為如果沒有中共在旁不客氣的鬥爭，國民黨的腐敗，一定日益嚴重，作此觀測的，雖不無觸到一角的事理，但究竟太表面了。因為中共並不是為國民黨而產生的，而存在的，它只是

在中國這歷史的、這地理的、這經濟的種種條件下而產生的，並且存在的。

爲什麼人說中共在中國沒有存在的客觀條件，而我們則相反地說恰有其必然條件呢？就歷史看：每一朝代的變亂，都起於農村，而以農民爲主幹。過去，人稱之爲逆，爲賊，爲匪。以今日新的目光視之，則爲革命，爲維新，爲被壓迫或被統治階級與壓迫或統治階級的鬥爭。而發生此種變亂的原因，主要由於政治腐敗和歲歉年荒。民國以來，上承封建的餘毒，下啓列強的侵凌，中經軍閥的專橫；內在的，是瘡痍滿目，世亂如麻；外在的，則科學文化，日新又新，國民黨處此場合，應付的確煞費苦心，其不能盡如人意，事屬不能盡免。而身處荒蕪農村中的農民，自有被知識份子所鼓動所糾合所領導起而鬥爭的必然。再說地理的，中國政治的、經濟的重心，都處於沿海，亦發達於沿海，江西雖地居東南，但山高地遠，民智簡單，性格强悍，地雖產米，而佃農雇農居多，生活在水平線下。沿黃河各省，常被水患，湘鄂等處，又水旱頻仍，政府雖有救濟，而死亡的仍多。政府對於交通、水利、救濟等事業，使人不滿意處甚多，所以中共在廣州暴動，轉瞬即爲撲滅，但一入江西，星星之火，即告燎原。在江西被圍剿得幾乎絕滅了，但一入西北，延安就成中共的皇宮，實力一天大似一天。由延安這一中心，蛛網一般，伸展到每一崇山峻嶺，每一荒僻農村，團團的織成了地下的一個欲攔國民黨而噬之的政黨，國民黨受地理的限制，也無法可加消滅。若從經濟方面